

百年華嚴百城烟水

首屆華嚴論壇暨紀念應慈和尚圓寂五十週年會議側記

● 陳清香

華嚴苑精華

為應邀參加在常熟所舉辦的「首屆華嚴論壇」，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週四，一早搭校車趕赴華岡，上完兩小時課後，搭學生林麗樺所開的轎車下山，先返家取行李，再直駛至松山機場。於十四時三十分左右，與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等共十人同搭長榮班機，飛行一時四十分後，抵上海虹橋機場。五時左右提領行李出關，搭上興福寺接機車，開了兩小時半的車程，先抵達虞山興福寺，由常熟市佛教協會秘書長畢盛、法界學院副院長蕭海雲接待在寺內用晚餐。晚餐後，在黑暗中看到了興福寺的殿宇，再搭車入宿虞山錦江飯店。

二十日早上，一行人搭旅遊車參觀翁同龢故居，再赴方塔園，下午遊覽尚湖公園，乘竹筏於水波蕩漾的水上森林中，別有一番風味。至午後，再返回興福寺，仔細巡禮中軸線上的山門、天王殿、三佛殿、大雄寶殿、玉佛樓，以及位於左側的救虎閣、龍王殿、禪堂、四高僧殿、寮房等。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，由常熟佛教協會主辦的「百年華嚴百城烟水——首屆華嚴論壇暨紀念應慈和尚圓寂五十週年會議」，假常熟虞山錦江飯店的虞山廳盛大舉行開幕典禮。在開幕典禮之前，全體與會者首先搭車赴興福寺，進入大雄寶殿，由大和尚引領進行肅穆莊嚴的紀念應慈和尚法會儀式。再返回錦江飯店研討會場，下午進行正式研討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兩天，共安排五場發表會，每場兩個小時，除主持人、講評人外，每場均推出十篇文章，分別由十位撰稿人上臺宣讀。

二十一日下午二時起第一場揭幕，第二場於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。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起安排兩場，即第三、四場，下午二時起第五場。

五場共計發表五十篇論文，而論文集卻刊登了五十二篇論著。發表人有來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曾文教授、南京大學的楊維中教授、中國人民大學張文良教授、杭州計量學院的邱高興、蘇州大學的韓煥忠、浙江社會科學院陳永革等教授，以及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、四川師範大學、河北師範大學、魯東大學、武漢大學、陝西社科院、上海社科院、南昌大學、華東師範大學、重慶社科院、復旦大學等近二十所大學教師，另有來自中國佛教協會系統的福州開元寺、上海市佛教協會、常熟市佛教協會等的僧侶學者。

而來自韓國及韓國學界議題的，有順天大學、圓光大學、東國大學、忠南大學等五篇。而其中來自臺灣的發表人有卓遵宏、牟立邦、陳英善、黃連忠、陳劍鎧、楊永慶、李治華、簡凱廷及筆者等，共計九人八篇，其中陳劍鎧原任教屏東師範大學，但今年暫借調赴香港大學任教。此外，尚有來自匈牙利、越南、日本等不同國家的論著。

就議題而言，主題是為紀念民國初年，應慈法師在常熟興福寺弘揚華嚴學的事蹟，兼及討論華嚴的法義與歷史。歸納五十餘篇的論文中，討論唐代華嚴宗祖師智儼、法藏、澄觀、李通玄等思想者，共計有楊曾文的〈華嚴宗創始人法藏的法界觀〉等十二篇，

而討論月霞、應慈、持松、常惺、太虛、慈舟、楊文會、康有為、章太炎等百年華嚴祖師學者的行持思想者，如慧雲方丈〈百年華嚴百城烟水——略述常熟興福寺與近現代華嚴宗的



翁同龢故居



傳播〉等計二十一篇；而集中於應慈法師的生平與思想者，計有釋昌蓮〈應慈法師的佛學思想〉與唐忠毛〈華嚴座主、禪者風骨、菩薩行者——應慈法師示寂五十週年紀念〉等兩篇。

而屬於高麗的華嚴學者，如金邦龍〈普照知納《圓頓成佛論》之華嚴禪考釋〉等五篇。而討論興福寺的歷史沿革者有兩篇，一為筆者所提

〈從四高僧至應慈法師的事蹟以見常熟興福寺的傳承法脈〉，一者為杜維榮所提〈常熟興福寺之華嚴戒壇〉。

此外，另有相關考古文獻的討論，並及於西域河西走廊者，如崔紅芬〈百年西夏華嚴文獻的整理與研究〉、郝清新〈于闐和《華嚴經》中的牛頭山〉與簡凱廷〈萬曆十三年本《清涼通傳》考略〉等。



興福寺園林

而記錄近半世紀以來，臺灣華嚴學的發展，高僧的弘法事功者，多集中於華嚴蓮社的祖師，因其法脈與興福寺關係密切，如韓煥忠的論南亭法師，楊永慶、卓遵宏、牟立邦的記成一法師，另有陳劍鎧論星雲法師等。其中黃連忠是以「百年來海峽兩岸華嚴學研究發展論評——以臺灣地區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發展考察為中心」為題，上臺發言時，也一再地提到筆者於二〇一〇年，以現代佛教學會理事長的身分，首度舉辦以華嚴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，以及臺灣的大華嚴寺海雲法師之弘揚華嚴學。

自二〇一〇年三月，臺灣首度舉辦華嚴研討會以來，在兩岸歷屆的華嚴研討會中，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學術論文，榮獲最多大老級學者參與，來自最多知名的大學研究院，是學術界與佛教界的合作，而議題聚焦於民

初江浙華嚴學的一次盛會。

回憶二〇〇八年，筆者被現代佛教學會推選為第十屆理事長時，因回顧歷屆理事長任內所舉辦的研討會主題，天臺學一再舉辦，而華嚴學則尚付闕如。於是發願在任內舉辦與華嚴議題相關的活動。透過賴賢宗的引見，認識了大華嚴寺的海雲法師。

在筆者任內的兩年，曾於二〇〇八年邀請海雲法師假艋舺龍山寺，自七月十六日晚間起，作每週一次，共計十六次的「華嚴專題講座」。

現代佛教學會又於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，舉辦第一屆華嚴學術研討會，邀請了二、三十位專家發表華嚴論著。這次的研討會是學術界首度以華嚴議題為主軸的研討會。此會揚起了華嚴學的旗幟，為二十一世紀研究華嚴的熱潮揭開序幕，有其歷史意義。

會後，筆者將學者所發表的論文，經過修正、匿名審查通過後，結輯成為《華嚴學報》，由華嚴學會出版，其後每半年發刊一期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，筆者為大華嚴寺籌備了第三屆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五月二十六日起前後三天，共發表了三十九篇，此次以「華嚴學，古典與現代的交會」為主題，開會地點在臺灣大學校本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。

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及十四日，又假深坑福容飯店和政治大學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，舉辦以「藝術與義學」為主題的「第四屆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共發表三十篇論文。

二〇一四年十月，大華嚴寺，在總本山鹿谷道場，舉辦了僅四人



大雄寶殿內主尊前為紀念應慈法師法會的供桌



發言的「華嚴禪觀論壇」，但報名參加的聽眾卻超過百人。

西安方面，在呂建福教授與海雲法師的策動下，陝西師範大學於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至十六日，舉辦了「首屆中國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筆者亦應邀參加，並發表論文，此次總共二十五篇論著發表。其後，又於二〇一五年十月，舉行以「華嚴思想核心法身論」議題的「第二屆中國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共有十一人發表了十四篇論文。

其間，華嚴蓮社於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至十五日，為紀念成一長老圓寂週年，而舉辦了「二〇一二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」。此為華嚴蓮社首度舉辦的華嚴學術研討會，總計發表了二十三篇論文，除一位山東籍之外，幾全屬在臺學者的論著，會中筆者也以「從泰縣光孝寺到臺北華嚴蓮社的法脈傳承」為題作主題演說。

其後，蓮社每隔一年，便舉行一次華嚴研討會，所邀請的撰稿人，由臺灣本地，再擴及海峽兩岸的華嚴學者。至二〇一五年，已是第四屆，於四月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連續三天舉行，其名曰「二〇一五第四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共發表了三十篇論文，其中屬於臺灣學者的有五篇，其餘均為大陸學者。會中，黃夏年教授也開始預邀學者參加，即將在常熟舉辦的紀念應慈法師圓寂七十週年的研討會。因此，此次在常熟所揭幕的研討會，其



宋代方塔

發表人有一半以上便是此二〇一五專宗研討會的延續。

此次，在常熟的論題中，筆者所提「從四高僧至應慈法師的事蹟以見常熟興福寺的傳承法脈」，所提四高僧，是指唐、宋之間興福寺的住僧常達、懷述、彥偁、晤恩等，此四僧均是戒律精嚴、修行有成的高僧，故當時的興福寺在法脈上，是偏於律宗的，但至明清之際，律宗行者往往研習淨土、天臺、華嚴、禪宗等相關的典籍。

因此，筆者的結語曰：常熟興福寺，初立寺於南齊約五世紀末，歷經一千六百年的風霜，在早期默默無聞中，逐漸建立起傳承的法脈，在唐宋四高僧的史蹟中，反映了禪門戒律的高僧行持，而在明清之際的佛寺布局、高僧行誼，可讀出天臺止觀、彌陀淨土、以及禪行融和在華嚴思想中，至清末民初，更因高僧月霞、應慈的立願發心投入，華嚴思想已見發揚光大。

而就法脈的傳承而言，興福寺的方丈，自明萬曆二十年左右以來，多屬於禪宗或律宗，在二十一位明、清時代的住持中，有十位隸屬於律宗，七位隸屬於禪宗，其他不明。而民國時期的九位方丈中，均屬禪宗法脈，也均闡明華嚴宗，僅持松法師兼闡密宗。而月霞與應慈的塔銘上，均清楚地鑄明，是南岳四十六世，故是隸屬於禪宗法脈，但卻是開拓了闡揚華嚴思想的第一代。㊦



戒壇四高僧像